66
192

新鐫

碧巖集

卷第六

下

東京圖書館

門	類	函	架	號	冊
		六		三	一
		六		二	二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放行即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脫灑處。來兎萬里望鄉開。還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作什麼。狀頭過。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泥彈子。監拍板。箭鋒相拄。峯低頭歸庵。僧亦云。是什麼。泥彈子。監拍板。箭鋒相拄。峯低頭歸庵。僧後到巖頭。地頭是問過。仰得。同道方知。頭戴角。僧舉前話。便低。重重說。頭云。他道。頭云。有何言句。便低。去也。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又納敗闕。你且道。他是什麼。頭云。什麼。好笑。卽便打。僧云。他道。末後句。滄浪滄浪。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何。

雪老何嚴兒宰伴。不必。須彌也須拄杖。且道他意在什麼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已是不得已。正賊去了多時。賊過後張弓。頭云。何不早問。好與放倒。僧云。未敢容易。這棒本是這僧哭。穿卻鼻孔。停囚長智。已是兩重公案。頭云。漫天網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賺殺一船人。我也不信。消乎分踢不下。大凡扶豎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峯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峯。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成節角請訛。分踈不下。且道節角請訛在什麼處。雪峯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鼈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峯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雪峯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如今有底恁麼問着便去。他語下吹嘘。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麼。峯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着。有底道。雪峯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峯意有毒害處。雪峯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峯。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麼。若要見雪峯。只此一問。也好急着眼看。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容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着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同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眞箇道。雪峯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竟作麼生。會雪峯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峯

云。鐘未鳴鼓未響。這老漢托鉢向什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方丈。雪峯舉似巖頭。頭云。太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峯見德山無語。將謂得便宜。殊不知着賊了也。蓋爲他曾着賊來。後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峯。則錯會了也。巖頭常用此機示衆云。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如荊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

雪竇頌云

末後句　已在言前將謂是（眞箇覩着則爲）君說　舌頭落也說不着（有頭無尾有尾無頭）　明暗雙雙底　時節葛藤（老漢。卽牛。無角。似有角。彼此是。恁麼。向素）不同條　還殊絶（恁麼。有什麼機。緊處）　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此恁麼。他人卽不恁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南北東西歸去來（收。脚跟下在。乞你一程。從他大地雪漫漫。塡溝塞壑。經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要識得末後句。便打）　夜潑同看千巖雪（猶欠五色巖。須教半月

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

雪竇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是）君說（舌頭落也說不着）　明暗雙雙底（有頭無尾有尾無頭）　時節葛藤（老漢。卽牛。無角。似有角。彼此是。恁麼。向素）不同條　還殊絶（恁麼。有什麼機。緊處）　黃頭碧眼須甄別（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此恁麼。他人卽不恁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南北東西歸去來（收。脚跟下在。乞你一程。從他大地雪漫漫。塡溝塞壑。經無人會。也只是箇瞎漢。要識得末後句。便打）　夜潑同看千巖雪（猶欠五色巖。須教半月）　末後句爲君說。雪竇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落。草相爲。頌則終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見也。末在。更敢開大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打殺了也。末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巖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召大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謝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

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甄別看

第三則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也有人來將虎鬚。州云。汝只見略彴。且不見石橋。僧得其便。這老漢實若切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也有人來將虎鬚。州云。汝只見略彴。且不見石橋。僧得其便。這老漢實若切身去也。僧云。如何是石橋。上聲釣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渡驢渡馬。一本無此出氣處。一本說道得盡大地人來也。果然州打一說。道得盡大地人來也。果然州云。渡驢渡馬。一本無此出氣處。一本次更不再舉。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彴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他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彴。趙州便道。汝只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上鉤。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來。只是尋常鬪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道時向什麼處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着下手處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太道。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安穩處。爲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機甚妙。雪竇

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猶在耳。還他本分草料）入海還須釣巨鼇（坐斷要津）

不過凡聖。蝦蟆蚌不足問（蝦蟆半月程似是則未是）堪笑同時灌溪老（也有恁麼人曾恁麼來也有恁麼用）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爲人處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擊碎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顯佛法奇特靈驗雖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轆轤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云入海還須釣巨鼇看他具眼宗師等閑舉一語用一機不釣鰕蜆螺蚌直釣巨鼇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簡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簡赤斑蛇。龍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如何是黃龍。龍云拖泥帶水。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去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即且致。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箇落草漢草裏作什麼）大師云。是什麼（和尚合知。這老漢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管隨他後轉。帶面前猶輕後箭深第二枸惡水更毒）大云。野鴨子（鼻孔在別人手裏。只管隨他後轉。帶面前猶輕後箭深第二枸惡水更毒）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二回照。咦。合自知）大云。飛過去也（只管隨他後轉。帶面前猶輕後箭深第二回照。咦。合自知）

師云。什麼處去也（前箭猶輕後箭深第二回照。咦。合自知）大師遂扭百丈鼻頭（蹉過）大師遂扭百丈鼻頭（蹉過）百丈負痛大叫（父母所生鼻孔卻在別人手裏。只管隨他後轉。帶面前猶輕後箭深第二回照。咦。合自知）師云。何曾飛去（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麼。還識得麼。還會得麼。還委悉麼）大師云。何曾飛去（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麼。還識得麼。還會得麼。還委悉麼）百丈於言下大悟。

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爲師（莫瞞人好。這老漢元來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參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爲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什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昭靈靈却不在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一處透千千處萬處一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蓆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爲什麼便卷却蓆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事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轆轆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羣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麼似）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什麼（有麼）馬祖議箇俊底（一家一柄長西一家一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會還飛去（四莫道他不會言飛過什麼處去）

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裏已是與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道什麼）道道（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子叫喚好與二十棒不知向什麼處去）

雪竇拂一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語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四五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竿影草。不可也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可憐生。當時好與本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辱來風也似和尚相似家醜）僧展兩手（敗闕了也。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據令面行。快便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打。）門便打（不可放過）僧無語（可惜龍不解騎）門却展兩手（檢點與麼人。）僧云。某甲話在（你要翻款那。却似有機旗幸敲底手脚）門便打（不可放過）

此棒合是雲門哭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閻黎合哭多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倒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着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頭。蓋天蓋地）却問不知何太險（不可旨加瞎棒。雪竇元來不知在閻黎相次着也）師云。放過一着（若不放過又作麼生。）不知一時落節（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欵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

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却問不知
何太儉不妨有儉處。雪竇云。放過一着。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
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
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縝密全眞。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
中坐斷諸訛。於據虎頭收虎尾。處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爲
人處也無。試舉看。

五十一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頭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源云。爲什麼不買帖相頭老婆心切。

道 踰過了也。吾云。不道不道。

累然箭會。惡水驀頭澆。前箭深。同至中路太惺惺。源云。

箭猶輕後箭

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

却較些子。窄逢窄耳客。多多過刻舟人。似這般不卽留

漢入地獄知箭 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劫。這

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源便

打好打。且道打他作什麼。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後道吾遷化源到石霜。舉似前話。故而犯。

不知是不是。不是則也太煞。

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可煞新鮮。這般茶飯却元來有人喫。

什麼不道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別。

道與前來問是同

源云。爲

限平人被陷沉。

源於言下有省。瞎漢。且滿山僧好。

過西。從西過東。也是外中得活。且莫問他。且看這漢一場懊惱。

源云。見先師靈骨不妨奇特。

也須還他作家始得。

天。見什麼。先師靈骨。

衆見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太遲生。賊過後張弓。

今出身不得

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大云生邪死邪。吾曰向。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

相水也不道。

言下便知歸只這便是透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過。

看他古人行住坐臥。不妨以此事爲念。纔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

問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

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什麽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什麽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麽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麽不瞥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咸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解。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麽會。作麽生得平穩去。若脚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戽陁林。遂指戽問云。戽在這裏。人在什麽處。大姊云。作麽作麽。一衆齊證無生法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不道。死也不道不道。源云。爲什麽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見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麽。源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見什麽。先師靈骨。他既是見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麽却恁麽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傘蓋。擊時作銅聲。雪竇着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厭乎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麽生是省要處。作麽生是着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兎馬有角（斬。可一煞奇一特。可一煞新鮮）牛羊無角（勦。成ニ什麽ノ模樣。ヲ勦ノ人一即得）絶毫絶釐（天一上天一下）

惟我獨尊。你問什麽處模索。如山如嶽在什麽處。平地起波瀾。漫着你鼻孔。黃金靈骨今猶在。截斷舌頭塞却咽喉。拈向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白浪滔天何處着。茨過一着。脚跟下陷。果然。却云。鳥跡什麽。却在這裏。打

處着果然。却云。鳥跡什麽。却在這裏。打

雙履西歸曾未却。祖禰不了。果然。却云。鳥跡什麽。却在這裏。打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鉗鎚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鬼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鬼馬爲什麽有角。牛羊爲什麽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鬼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字。鬼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在白浪滔天何處着。此頌石霜與大原孚語。爲什麽無處着。隻履西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麽。却競頭爭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着。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麽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第五十六則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關中主看。

關中主看

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果然。擬待翻欽山云。縱有搶草儭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果然。把不住。中也。山

良擬議。果然。打云。可惜許。着。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合。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鞭閃鐙。未後

（那第二棒不肯打人。呼則易。遣則難。喚得回頭。作什麽。）

（勞面來也。要知主山高。大家低。）

（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棒合是欽山喫。）

（虎口裏橫身逆水之波。見義不爲無勇。）

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搉一縱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都不落有
無得失謂之玄機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顯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
子致箇問端不妨驚羣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鏃者箭
鏃也一箭射透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
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
恁麼祇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
着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閣黎良禪客果
然把不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
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
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
案須是胷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

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索不着當時這僧若是箇
漢欽山也大煞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
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ノ也當頭蹉過退後退後）放箭之徒莫弄鹵（一ハ久不再活取大ニ第一訣過了）
箇眼兮耳必擘（左一眼半斤放過一着ナレ前右邊不レ後）捨箇耳兮目雙瞥（右一眼入一兩只得一路）的的分
明箭後路（久漢嗤打云還ノ見麼）君不見獠兒牽伴（打葛藟ヲ去ルノ也）玄沙有言兮（那箇不是玄沙）太
丈夫天爲心（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鼻孔在ニ我手一裏ニ有ニ天一地世界已前在什麼處安ニ身立ニ命ヲ）祖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宗門中謂
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
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欽山云良
公若恁麼也未免得欽山日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
放出關中主開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無形盡斬爲三段放箭之徒

莫莽鹵若善能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且道取箇眼。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什麼却雙瞽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的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的分明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爲玄沙語如今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七五十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這箇纔涉擬議便揀擇也）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上起骨堆）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了也）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石裂）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劈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他道。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些子開捩子。須是轉得始解。將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將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着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

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雪竇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淵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如山之固（什麼人攝得。猶在半途）蚊蝱弄空（蚊有恁麼力。可煞不自量）蝱蟻撼於鐵柱（同坑無異。上且得沒交涉。閻黎與他同參）揀夸擇夸（擔水河頭賣。道什麼。趙州來也）當軒布鼓（已在言前。一坑埋却。如麻似粟。打云塞却你咽喉）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似蚊蝱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雪竇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夸擇夸。當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

五十八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鼈硬似鐵。猶有這箇在。莫以已妨人。胡孫突毛蟲。蚊子咬鐵牛）

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寨窟否（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着科）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面赤不如語直）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寨窟

否趙州在寮窟裏答他在寮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嘯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不悚然好箇消息獅子哮吼作家中作家。百獸路無味

之談相罵饒你拶着。鐵橛子相似有什麼咬不下。嚼處分疎不下五年之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茫茫渺然波浪起。誰知別有好思量

塞斷人口相唾饒你發水。閻黎道甚麼南北東西有麼。有麼天上天下。蒼天蒼天

自今。一時活埋

烏飛兎走自古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象王嘯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兎走。雪竇來。既是烏飛兎走。且道趙州雪竇山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九五十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揀擇。州云。何不引盡這語賊是小人智過君子。白拈

擇滿口含霜和尚如何爲人拶着這老漢。囫

賊騎馬賊趙賊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兩箇賊。梁泥團漢。逢着便敗了也

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既得禮拜了退後來這僧。只拈他舉錯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爭奈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還他本分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鋩。不着計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喚作離

四句絶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着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雪竇頌云

嘯 上音嘯下音除 猶蹴不進也

水灑不着（說什麼大衆捺耳。草偃風行。）風吹不入（知虛空相似硬剎剎地。）虎步龍行（他家得自在。）鬼號神泣（大衆掩耳。）頭長三尺知是誰（底物。何方聖。）相對無言獨足立（咄。縮頭去。放過一著。山僧不可。便打）

水灑不着。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你啗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驟。這僧只得一場懡㦬。非但這僧直得鬼也號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頸長二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也不識。雪竇一時脫體畫却趙州眞箇在裏了也。諸人須子細着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已寧有等差。爲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周遮用。什麼化。）

人劍。換却你眼睛了也）拄杖子化爲龍（何用）吞却乾坤了也（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礙着咽喉。什麼處安身立命）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東西南北維上下。爭奈這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瞞。若道無則死。還見雲門爲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不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便搽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更何必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胷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從前認識神。無量却來生。次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

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麽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繞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恁麽說話。早是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麽說話麽。雲門每向拄杖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祖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麽。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麽。莫是撫掌一下麽。總是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云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麽。只一箇打狗。用）徒說桃花浪奔（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拏雲攫霧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一箇乾柴片）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人人氣宇如王。自是你千里萬里。爭奈悚然）拈了也（謝慈悲。老婆心切）聞不聞（不免落草。用什麽）直須灑灑落落（發羨饌飯。乾坤大地甚處得來）休更紛紛紜紜（攀緣令者。先犯相次到。你不可）七十二棒且輕想（嬾令僧不曾行而行。頗值得令。山僧一百五十難放君（正令當行。豈可只恁麽了。直饒三千暮打八百。莫作什麽）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雪竇尾作什麽）

（嘘音僕曰乾也通作暴又薄報切）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恁麽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灑灑落落。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爲龍。雪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拏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爲龍。亦不在拏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冤。清涼疏序云。積行菩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獨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炎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

額而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埽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想雪竇爲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箏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眞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想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須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六

崛中書隱鼎刊圜悟碧巖錄幸已訖事
四方禪友或收得祖庭事苑萬善同歸
錄及禪宗頌古世罕刊本者幸乞
見本當爲繡梓以廣禪學此亦
方便接引之一端也告每
舍玉幸甚
稟白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舉風穴垂語云。興化奬公。興化奬公。兩。他爲人。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花簇簇錦簇簇）家國興盛。不（是他屋裏事）立（掃蹤滅跡。失却本也）一塵（須是他家屋裏事）家國喪亡。（一切處光明。用全體作什麼。）雪竇拈柱杖云（須是壁立千仞。始得。達磨來也）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逐我語頭來。雖然如是。要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若知。許你自由自在。若不知。胡打三千喜打八百）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即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脊宀。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鞏甕意在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

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爲什麼出來謳歌只爲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絶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翳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爲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擧蹙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野老門前別有條章。

雪竇雙提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五爲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胃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喫飽人喫。且圖家國立雄基　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行。要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解脫門。你作麼生立。謀臣猛將今何在　有麼有麼。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且莫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裁。長補短。捨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來一坑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胃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擧看

擧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　士曠人稀。六合收不得。宇宙之間　休向毘盧頂上行。活計蹉過了也中有一寶　在什麼處。光生也。恁麼會。猶是不妨第二。若向裏面黑窟裏作活計。猶是即是不得。秘在形山　拶。點出。拈燈籠向佛殿裏　猶可商量將來未免屎臭氣

將三門來　雲門大師是細檢點將來。燈籠上　雲門子。若子細檢點將來。未免屎臭氣。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

於後秦逍遥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參厄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奥。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麽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賺曹山一人即得。爭柰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麽。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汪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汪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麽道意作麽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麽。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刃翦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麽從這裏過。恐你炙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爲毒藥也。所以

道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納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他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任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看高着眼用看作玩）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甚孤危甚壁立壁立）賊過後張弓（脳後見腮莫）異類（群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匹千重之右之前遮後擁）水漫漫（打斷始得千匹千重之右之前遮後擁）明月蘆花君自（脂粉子鶻臭布衫）

看（看着則臨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未後句）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爲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瞠（抽庚切直視也）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眼。若也電轉星飛。便舉（六十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不是今日合鬧也一場漏逗）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正老漢有定）龍蛇手脚（方坐斷這）衆無對（可惜放過一隊漆桶作什麼）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泉斬貓兒爲兩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盡是弄泥團漢賊後表已是第二頭木舉起時好打）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這斬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匹匹地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劒。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軒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

討則辜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劒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親言出親口道斷據欵結案）撥動煙塵不奈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成公案也有些子）賴得南泉能舉令（挪子云一箇王老師猶較些子好箇金剛王寶劒用切泥去也）一刀兩段任偏頗（百雜碎忽有人按住刀看他作什麼不可放過也便打）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道撥動煙塵不奈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

四六十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也須是同一心同意始得同道者方知）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不免泥帶水）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唱拒隨知音者少將錯就錯）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且道眞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有者道待他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斬貓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斬）長安城裏任閑遊（得恁麼快活得）不（自在信手拈來草鞋）教你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

合歸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只爲無風起浪）

太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徹底人。堅着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聞舉着。剛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開。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編利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莫謗世尊。其聲如雷。坐者皆動。他不得坐者立。）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令倒。漢一般轉。盤裏明珠便）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此大家知。鋼鐶着生鐵）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涉。幾曾摸索得着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法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是。屋裏人也有些子。問香氣雙劒倚空飛。顯是不問）世尊良久（莫謗世尊。其聲如雷。坐者皆動。他不得坐者立。）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令倒。漢一般轉。盤裏明珠便）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此大家知。鋼鐶着生鐵）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

喚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拾得口喫飯也）

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任任。你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辭巖眞點胷拈云。六合九有。靑黃赤白。一一交羅。外道會四維陁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五天。潙山眞如拈云。外道懷藏至寶。世尊親爲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趂狗逼墻。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鱍鱍地。若計較是非。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眞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雖然如是。大似一龍爭珠。長他智者威獰。雪竇頌云

機輪會未轉。在這裏。轉必兩頭走。不落有無。不落東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則明暗。果然轉必兩頭走。不落有無。不落東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則明暗。鏡忽臨臺。還見釋迦老子。麼。破也。敗也。敗一般。便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與三十棒。還見釋迦老子。麼。破也。敗也。敗一般。便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與三十棒。塵埃。編界不曾藏。退後。逆磨來也。因思良馬。窺鞭影。我有柱杖子。不消你與我。且道什麼處是鞭影。處。什麼處。是良馬處。千里追風喚得回。臂。佛殿出。三門去也。轉身喚得回。鳴。指三下。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拗折柱杖子。向什麼處去。雪竇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機輪會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尊得連城壁。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着。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所以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阿轆轆地轉。亦不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

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卧。不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縷。作計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分明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破是撒沙。

放雙收解弄欵蛇還它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六十六）

一箇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師頭落也。

巖頭呵呵大笑。

大凡挑囊負鉢。攙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着便用。這僧迭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脚。閻羅老子。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峯。當時若有些子眼。節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

（六十六）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

一箇小賊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師頭落也。

巖頭呵呵大笑。

大凡挑囊負鉢。攙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穿却。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着便用。這僧迭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脚。閻羅老子。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峯。當時若有些子眼。節便解。瞥地去。豈不快哉。這

箇因緣。有節角請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甚大難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伎鏖鋤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囚。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恁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時放令恁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峯。到被箇喫飯禪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撿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他雪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絶後。這箇是拈作家祖師鼻孔。爲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爲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峯行棒趕出。這裏請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黄巢過後。收得劒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眞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黄巢過後會收劒（孟八郎處。只是錫杖有什麼用。一口）大笑還應作者知（一子親得。能有幾箇不是漏網之人）

得便宜是落便宜（據欵結案。悔不當初也有些子）

黄巢過後會收劒。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得便宜是落便宜。據欵結案。悔不當初也有些子。黄巢過後會收劒。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

峰面前。這僧依舊幷鹵。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爲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六十七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酒肆即不無。僧門下即不可。這老漢老老太大）

武帝愕然（兩回三下皮被人觸也。教他模索不着）誌公問。陛下還會麼（當理不當情。肌膚不向外也好）大士（這一作去）便於座上（與三十棒）帝云。不會（可惜許）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逐一出國始得。當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廼受菩薩戒。於畫夜約法師處披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大士。以顯異惑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遮護隱顯逮不可測。時褒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兜。見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灸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只拈向上關捩子。畧露鋒鋩。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金。糞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汚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爲他把不住。入草爭知。裏豈可藏雖）却於梁土慧埃塵（若不見端的。不風

流處也風流　當時不得誌公老作一牽伴賊不須本有也是栖栖去國人正好狀頭過打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遂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爲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云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恁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麁作細魚行酒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鬪翻地軸擒虎兕辨龍蛇須是箇活鱍鱍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何喚破相奪家）聖云惠寂（坐斷舌頭奪旗奪鼓）仰山云惠寂是我（各自守封疆）聖云我名惠然（鬧市裏奪去彼此却守本分）仰山呵呵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士贔人稀相逢不識少一似巖頭笑人非巖頭笑人等是笑爲什麼却作兩段且眼者始定當看）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羣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濟偏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

繁峰住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竪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他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討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却道惠寂。看他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顯一向撓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爲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看他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他仰山落處。便向他道。我名惠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只一句內一時須了。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爲他八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爲宗。放行互爲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云。我名惠寂。

只應千古動悲風（如今在什麼處哩。既是大笑。爲什麼悲風。言不得。則不是恁麼事。笑罷不知何處去（盡四百一軍州負恁麼人也難得。刻這裏。騎虎由來要絕功（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腋下有符。爭得。恐你不得。不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

雙收雙放若爲宗。放行互爲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云。我名惠寂。

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了也。佗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我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爲宗。要騎虎頭。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由來要絶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此之風笑罷。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麽。直得清風凜凜爲什麽。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欠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咽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請人還知麽

垂示云。無咽喉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稍涉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寅緣。又作麽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有什麽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擲却陸沉船。若不驗過爭辨端的。歸宗便於圓相中坐。南泉與一掌。孟子即漢好人。好人即歸宗麻谷云。道得即去。一人打鑼。一人打鼓。也得。泉云。恁麽則不去也。既是一道得爲什麽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麽生。當時待他道恁麽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麽。伎俩萬端。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爲人所恥。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麽則不去也。既是一道得爲什麽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麽生。當時待他道恁麽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麽。伎俩萬端。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着點着便轉。如水上搽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恁麽。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麽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麽心行。孟

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
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
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一頭一路誰敢向前。遶樹何太直　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一家
風。已周遮多時也　麻似粟。穿孤窟。一箇半箇更沒先中。千箇與萬箇　如麻似粟。穿孤窟。一箇半箇更沒
一箇。一箇也用不得　爭柰得南泉何。是誰會中的。

相呼相喚歸去來　一隊歸去。弄泥團漢。不知較些子。曹溪路上休登
陟　大勞生。相料不是曹溪門下客。恁麼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覷之不足。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
登陟　不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竇亦乃半路抽身也。患這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者。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字由基。時楚
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勑羣臣射之。莫有中
者。王遂問羣臣。羣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
抱樹悲號。至箭發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
竇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遶樹。何故却云太直。雪竇
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遶樹是圓相。若眞箇如此。
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齊太
直。若是識得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
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覷着。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
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
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會中的。能有
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泉從
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荊棘林。雲竇把不定。復云。曹溪
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絶塵絶迹。露躶躶赤灑灑。平坦坦儻
然地。爲什麼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雪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
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看。

舉潙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終始諸訛。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難求潙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過。）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老婆心切。面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潙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十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忽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荊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忽。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潙山云。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投。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爲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鱍鱍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函蓋乾坤。已是傷鋒犯手。）虎頭生角出荒草（可煞驚羣。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凋殘（觸處清涼。讀勢也不及。）珊瑚樹林日杲杲（千重百匝。爭奈百草頭上。尋他不得。答處蓋天蓋地。）此三人答處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他有轉變餘才。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潙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一句頌了也。他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爲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

解(セ)圍落(ナ)與太陽相奪(ナ)其光交映(ス)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ナヴ)雪竇用此明(ス)
佗却(テ)請和尚道。十洲(ハ)皆海外諸國之所(レ)附(スル)。一祖洲出(ス)反魂香(ニテ)。一瀛洲(ニ)
生(ス)芝草。玉石。泉如(ニ)酒味(ノ)。三玄洲出(ス)僊藥。服之長生(ニ)。四長洲出(ス)木瓜。玉
英(ナ)。五炎洲出(ス)火浣布(チ)。六元洲出(ス)靈泉(ノ)如(ル)蜜(ナ)。七生洲有(テ)山川無(ニ)寒暑(ノ)。八
鳳麟洲。人取(テ)鳳喙麟角(チ)。煎(ス)續弦膠(ナ)。九聚窟洲。出(ス)獅子銅頭鐵額之獸(ナ)。
十檀洲(一作(レ)洲)出(ス)琨吾石(チ)。作(レ)劒切(ル)玉如(シ)泥(ノ)。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ニ)
漲海中。可(リ)七八百里。到(ニ)珊瑚洲(ニ)。洲底盤石(ノ)。珊瑚生(ニ)其石上(ニ)。人以(テ)鐵網
取(レ)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ス)南海底(ニ)。如(レ)樹高三(サ)二尺。有(テ)枝無(レ)皮(チ)。似(レ)玉而
紅潤。感(レ)月而生(ス)。凡枝頭皆有(ニ)月暈(ノ)

此一則與(ニ)八卷首公案同(ジ)看(ヨ)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舉(ス)百丈復問(ス)五峰(ニ)。併却咽喉唇吻(ヲ)作麼生道(ノ)。阿(ニ)呵(ス)。過(ス)新羅國(ニ)。峰云。和尚
也須(ラク)併却(ス)。擬(レ)旗竿(ヲ)截(レ)鼓(ヲ)。一句截(レ)流(ヲ)。萬(レ)嚴(ヲ)隨(レ)浪(ヲ)。削(レ)木(ヲ)文云。無(キ)人處斫額望(レ)汝(ヲ)。上(レ)巇人(ヲ)。稀(レ)相逢者(ノ)少(シ)

此一則與(ニ)七卷末公案同(ジ)看(ヨ)

溈山把定封疆(ヲ)。五峯截斷衆流(ヲ)。這些子要是箇漢當面提掇(ス)。如(ル)馬前
相撲(ル)。不容擬議(ス)。直下便用緊迅危峭(ニ)。不似溈山盤礴滔滔地(ニ)。如今禪
和子。只向(テ)架下行(ク)。不能出他一頭地(ヲ)。所以道(フ)。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
五峯答處(ヲ)。當頭坐斷(ス)。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レ)汝(ヲ)。且道是肯
他(ス)。是(レ)不肯他(ス)。是殺是活(ス)。見(テ)他阿(レ)轆轤地(ニ)。只與他一點(ス)。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スヘシ)。已在(ニ)言前了(ス)。斷衆流(ヲ)。龍蛇陣上看(テ)謀略(ヲ)。須是金牙(ノ)始解(ス)。七縱(レ)
人長憶李將軍(ノ)。妙(レ)手無多(シ)。子(ノ)正(レ)馬單(レ)鎗(ヲ)。隨身慣(ス)戰(レ)作家(ノ)。千人萬人(ノ)見(ル)
萬里天邊飛(ス)一鶚(ヲ)。大衆見(レ)麼。且道(ス)

落在什麼處。中(レ)也。打(レ)云飛過(レ)去也

和尚也併却(スヘシ)。雪竇於(テ)一句中。撥(レ)一撥(ス)。云。龍蛇陣上看(テ)謀略(ヲ)。如(ク)排(レ)兩陣(ヲ)。

突出突入七縱八橫有圖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正馬單鎗向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遊飛一鶚一箭落一鵰定也更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鶚五峯答處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讚難五峯不覺渾身入泥水了也

閉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　咽喉脣吻作麼生道　轉

尚有也未　粘皮着骨。拖泥帶水。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後同道吾至藥山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頽脫是則也是只是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爲能出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開山伎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荊棘林須是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　公案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

金毛獅子不踞地　灼然。有什麼可惜許

兩兩三三舊路行　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　轉身吐氣。脚跟下跳過了也

大雄山下空彈指　再三。可悲可痛。蒼蒼天中更添愁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欵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奈不踞地獅子提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攫物無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云

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舉看

三七十則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什麼處得這消息）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步。蹉過也）僧問智藏。（蹉過須與他一拶。不知）藏云。何不問和尚。（不妨是箇好手。只是不識痛癢）僧云。和尚教我來問。（受人處分。前箭猶輕。後箭深）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不用忉忉。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僧問海兄。（轉與別人。抱贓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妨是箇好手。只是不識痛癢）僧舉似馬大師。（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看馬祖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絕百非。只管作道理。）

（蘗中天子。物外將軍。）

者。有。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無。離此四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更令去問知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懵懂。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且道爲他這些子。撥着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且道爲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艙懞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脈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劒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滌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歷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半合半開。一手擡金聲玉振　明眼衲僧會不得　更行一步。三十年。終是被人捉了也　離四句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檢看。阿爺似阿爺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　臨濟未

是白拈賊　願兒幸伴。直饒好手也被人　天上人間唯我知　用我無人無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知什麼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之剛王寶劒。喚作正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些子鋒鋩。

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人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讖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焉。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牀擱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後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老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

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絶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覷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潙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絶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

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垂示云。鐵鏁橫按。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處着衣喫飯。神通遊戲。處處如何湊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舉（七十四）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滄波意自殊。（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拈云。初无切拘也）是賊識賊。是精識精。來者便是。是人僧問。長慶。大似因齋慶讚。（相席打令。據欵結案）不落處。長慶道。什麼。慶云。大似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顯處。莫是提唱建立處。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爲人。雪竇爲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

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有刀。熟發作什麼。天下衲僧不知落處　兩手持來付與他　豈有什麼事莫謗金牛好。與作飯。得麼。若是本分衲僧不哭。這般茶飯　若是金毛獅子子　須是他格外始得。試他具眼。只恐眼不正　三千里外見請訖　不直半文錢。一場漏逗。請訖在什麼處。賺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爲當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捆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任提持。若要平展。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同互時如何。試舉看

七十五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烏臼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言中有響。有淺深。有淺深。草。要辨。太煞瞞人。僧云。不別。別有鐵槌子。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踏着實地。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灼然。正令當行。僧家始得。獅子兒。臼云。今日打着一箇也。又打三下　該什麼。一千箇萬箇。僧便出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屈。只是見機而作。臼云。屈棒元來有人喫　啞子喫苦瓜。去又吸來。點得放過。何不早說。何用作。僧轉身云。爭奈衲和尚手裏　依前三百六十日。却是箇伶俐衲僧。臼云。汝若要山僧同與汝　知他阿誰。是君。阿誰。是臣。敢向虎口橫身。忒煞不識好惡。僧近前奪臼手中棒。打臼三下　也是一箇。得寶主互換。縱奪臨時。臼云。屈棒屈棒　點。這老漢。着什麼。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棒。將謂到什麼處去。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臼亦是作家。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

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王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甲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臼問這僧何似這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臼難奈這僧何臼云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臼難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未了在烏臼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撑門拄戶所以未見得他烏臼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烏臼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臼手中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臼云草草打着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臼也識他不破烏臼云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絶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問語言兩箇活鰪鰪地都有血脉針線若能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即易（天下人總疑着）子細看（出一入）扶兩人（扶且俱道在作家）誰（一條杵）劫石固來猶可壞（神裏金鎚如何辨）千聖不得（向什麼處安排）滄溟深處立須乾（有眼獨許他親得）烏臼老烏臼老（可惜許）幾何殷（也是箇無端）與他杓柄太無端（已在言前泊合打破蔡州好）

（老漢不識好惡）

棒。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卽易遣卽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卽易要遣時卽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臼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臼便打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臼云消得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一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爲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尚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頌了。末後更道。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抖柄太無端。這箇柱杖子。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臼過抖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晶瑩乾坤。離明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指垂切滿也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正是不可總沒處也。要知端的僧云山下來着草鞋不可離。汝肚裏過。他只是不會。言中有響。他是會。言中有響。他是會。言中有響。他是

云。喫飯了（景一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一人鐵一鎚。露柱孔一元來是箇無孔鐵鎚）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選具眼麼（雖一然是倚一勢欺一人。也是據一欽結一案。他是作一家向一他道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他只道得一半。還具是當一時好掀一劍。禪床。無端作一什麼）僧無語（果一然走不得。這僧若）眼麼（雖一然是倚一勢欺一人。也是據一欽結一案。他是作一家向一他道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他只道得一半。還具是當一時好掀一劍。禪床。無端作一什麼）僧無語（果一然走不得。這僧若）

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家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驢（道得一半也要他過。猶在耳）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自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

（陸側洽切也）

按牛頭喫草（失一錢遭一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傷鋒犯手）

四七二三諸祖師（有條藤條。帶累先聖。可煞深。天下納僧多少。跳不出。且道深在何處。）

寶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摸不着。）

（換手提胃。還我拄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

過咎深（天下納僧一坑埋却。還有活路。）

無處尋（在你脚跟下。）

天上人間同陸沉（天下人底人麼。放過一着。）

（陸側洽切也）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

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祇如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緇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舌柱上齶也）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舌柱上齶也）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

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餬餅。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着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麽作佛。喚什麽作祖。卽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麽見聞覺知。隔碍着你。有什麽聲色佛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麽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奈你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物物覩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麽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餬餅。五祖云。驢屎比麝香。（一馬糞作）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識差慚麽。還覺漏逗麽。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兎放鷹。便道餬餅。若恁麽將餬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餬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餬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麽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餬餅。既是餬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見解知麻似粟）縫鉼拔離見也麽（已在言前。這已字作以字用。下同）不覺餬餅趁來猶不住（將木樓子換却你眼睛了也）至今天下有誵訛（是恁麽會。恁麽人言語有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反切六也）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見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屎放尿。至於草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麽。道得底。由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鉼拔離見也麽。他致問處。有

大小大縫錘。雲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餬餅搦來。猶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餬餅裡有。今禪和子。只管去餬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七十八 舉古有十六開士（成羣作隊。這一隊有什麼不會）漆桶（作什麼）忽悟水因（惡水舊頭）澆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更不別）

（入事作他。撲落非他物）成佛子住（天下不着。兩箇僧到這裏模索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一棒一條痕。莫辜負山僧好（着）磕（着）還會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俗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眞般若。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爲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磕着脚指頭。以至德山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

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頌究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箇也不消得）長連床上展脚臥（果然是箇瞌睡漢論劫不論禪）夢中曾說悟圓通（是瞌睡更說夢作什麼）洗來驀面唾（咄重上加泥又一唾莫來淨地上扃）香水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羣作隊長連床上展脚臥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爲亦無眞所以胷中無一事飢來喫飯困來眼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驀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驀頭驀面唾山僧道上上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九十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好虎鬚吉州天皇龍牙不覺臭）投子云是（又是賣身與你了也陷虎之機也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屎沸碗鳴聲（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投子便打（着好打過則不可放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道什麼果然納敗缺）投子便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拄杖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之波只是頭上無角貪血戰人）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几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費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簸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子教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便陷虎之機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屎沸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

是別人則不奈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咬豬狗底手脚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轆轆地右轉也隨他隨轆轆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纉子要來持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纉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金機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喏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若是曲彔木床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理要攙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攙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灼然天下無這實頭）機輪無阻（有什麼奈何他）放一得（老漢教壞人家男女）二（換却你眼睛作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恁麼來也哭棒不恁麼來也哭棒闍黎贊他便打）可憐無限

弄潮人（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這兩箇漢天下衲僧恁麼去）畢竟還落潮中（可惜許奈出這圈纉不得愁人莫向人說）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退三千里）百川倒流開澥澥（喻。徒勞仔思量）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轆轆地全無阻隔所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這僧敢攙旗奪鼓道和尚莫屎沸碗鳴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俩依前然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竇出這僧云忽然活

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開溝澮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岌嶪。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十八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此是作家同驗過還會麼。）子云。念念不停流。（打厲漢）

（過也。後一緝跡不及也。要驗過。）

（逆及切）（逆各切）

此六識教家立爲正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生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爲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眞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大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爭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臥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

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多多哆哆。啀啀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識邊際。又楞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遂妄流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溈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甚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鋌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轆轤地。更向急水上打時。眨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竇頌云

頌　音史疾也

六識無功伸一問。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何必要藉箇緇素。唯證乃知。茫茫急水打毬子。始終一貫。過也。盧下接取。雖也。道什麼。落處不停。誰解看。看即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

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蓋爲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落處麼。雪竇末後教人自着眼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落在什麼處。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垂示云。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八十一〕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

僧放身便倒。（腦後被箭。打一劾。下坡不快便難逢。）山云。看箭。（就身打一劾。下坡不快便難逢。）僧便走。（槍水裏瞠眼。旱地上得活。猶嫌令前一箭。猶輕後箭深。）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勞再一數。）雪竇拈云。三步兩步。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擡一手搦。直饒走百一步。也須喪身失命。）復云。且道。雪竇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音主）（直耕切。怒目直視也。）（呿。祛遮立伽二切。張口貌。）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與麈尋常易射。唯有麈中麈。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麈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鋩利以身護惜羣鹿。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豈不見。三平初參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胷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三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迭思量元伊是射梁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似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圈纘。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欠漢。如屍陳。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不脫灑。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伏鏌鋣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囚。僧云。師頭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囚。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欠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點。後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高着眼看。掌頭戴角去。君看取。何似生。第二頭走要下。一箭中也。須好手。走三步。活綴綴。地。只得三步死了。多時五步若活。作什麼。跳百步。忽有箇欠中得活。時如何。虎。一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納僧放他出頭也。只在草窠裏。天下正眼從來付獵人。爭奈藥山未肯承當。雪竇高聲云。看。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藥山事。

箭（狀領過。迯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墜卻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揮劒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十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炙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炙。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爲鹿中王。常引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棄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爲一團語。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話分兩橛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無孔笛子。撞着亂拍板。渾崙學不破。人從陝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見。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莽鹵換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似見兎放鷹。看孔着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欄話二十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

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他既恁麼行。我却不恁麼行。與他雲門一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不答還。不會南北不分。換却好。無孔笛子撞着氈拍板。堪笑

路逢達道人。也須是親到這裏。作隊恁麼來。成群作黨來。不將語默對。大龍旣見。向什麼處去。故過

條罪只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還得一半。無量劫一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旣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瞥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傍瞥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巖寒檜。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嚴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似什麼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是劒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爲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三千里外沒交涉。北花八裂。自代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許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有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絶意識。絶情量。絶生。亦絶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鋩。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以頌出云

南山雲（乾坤莫覩。）北山雨（點滴不施。半河南半河北。）四七二三面相覩（幾處覓不見。帶累傍人。露機關。）新羅國裏曾上堂（東邊西邊沒東行不見西行。）

打鼓（還一下。）先行（不到。）還我話頭來（後太過。）苦中樂（教阿誰知。）樂中苦（兩重公案。使誰舉。）

（裏有兩頭三面來。）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帊相頭看。風使忙向劒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覩。也莫錯會。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雷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未後有這一句子。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

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荊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
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亂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兩忘。淨躶躶
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
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見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
見古人來

(八十四)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煞合開口。合取口。）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知而故犯。）文殊曰如我意者（擔一枷過狀。把一髻投衙。）於一切法（喚什麼作什麼。直得分
疎不下。）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即得別人。）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爲入不二
法門（用入作什麼。用許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鎗頭來也。刺殺一人時。）雪竇云。維摩道什麼。（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
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雖然爲衆說道理。）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爲
無爲。眞俗二諦合爲一見。爲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
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蓋爲三
十二人以言遺言。文殊以無言遺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爲入不二
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箒掃塵。相似塵雖去。箒迹
猶存。末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
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
炊水裏浸却。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
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
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化。具不可思
議辨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
萬二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麼道理。喚作神

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二法門雖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也無。雪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咄這維摩老　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咄得不好與二十棒。**悲生空懊惱**　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王寶劍。爲他開方便門。**臥疾毗耶離**　因誰致得。帶累一切人。**全身太枯槁**　病則有之。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以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爲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廻心生輪廻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者見。咄還見麼。蒼天蒼天。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絶也。臥疾毗耶離。維摩示疾於毘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至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掃。猶有這箇在。元來居士計請問不二門。若有可說被他說了。打云和閻黎也惑。不見當時便靠倒。蒼天蒼天。不靠倒。有氣中得活。猶金毛獅子無處討

識破。敗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奈老僧何。劈耳便掌。可惜放過。僧休去。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言猶在耳。點檢。且道當時。合作麼生。點檢天下。祇僧不到。

大雄宗泓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鱍鱍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撕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堅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噇却飯了。只管說夢。

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攞一手攞。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峯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作家手段。漢。草裏藏身。影裏藏刀。猶較些子。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

一箇半箇　庵主便作虎聲。將錯就錯。卸有牙爪。同生。同死。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勢。兩箇手段。泥團漢。僧云。這老賊。恁麼也須見機而作。似則似。是則未是。庵主呵呵大笑。

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峯見臨濟其時在溪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峯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則是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翻掃帚。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峯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着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踏過了也已是千里萬里）思之千里（悔不當初著工夫）好箇斑斑（閻黎自領出去）爭奈未解用（只恐用處不明）爪牙未備（只恐用處不明）君不見（待你道）大雄山下（忽相逢有緣）猛虎當蹊（這大蟲却恁麼去）口似血盆（老婆心切）牙如劍戟（若解開眼同一坎）雪竇後面（出來便與一掠）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若無收放）免得掩耳偷鈴（轉身吐氣）三十棒（打云何不道這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驗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奈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逢猛虎當蹊（口似血盆）牙如劍戟（雪竇後面）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

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麽處來檗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麽檗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溈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麽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溈山云百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麽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溈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尾溈山云子又作麽生仰山云不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消溜開口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麽生是透關底眼試道看

六十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看時不見暗昏昏看時作麽生是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自代云厨庫三門老婆心切打破黑漆桶裏洗黑汁

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猶欠一知些子半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絶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着又不會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爲什麽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畧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絶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麽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麽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未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一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自照列孤明（森羅萬象。賓主交參。什麼物列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大師與你羅列。孤明（轉鼻孔瞎漢作什麼）自家（即得）花謝樹無影（打葛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摸索。黑漆桶裏盛黑汁）看時誰不見（摸壁。兩頭俱瞎）見不見（兩頭俱坐斷。瞎）倒騎牛兮入佛殿（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去也。雪竇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出。日午打三更。還更）

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知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不見頌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到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且從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知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不見頌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到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峯頂上草漫漫。有時鬧市裏頭赤灑灑。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擬着向上竅。佛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合相不可得）盡大地是藥。苦（孤徹帶甜那邊連根苦）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是自己（甜孤徹帶甜那邊得這消息來）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致釋迦

治（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此藥病相治話一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總使不着雪竇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一夜乾雪竇亦在主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太梅脚跟只管道貧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爲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爲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畧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

（誰辨的撒沙撒土架高處着）古今何太錯（言中有響一句下）（出私門一步不掛一草一芥入鬼窟裏作活計）通途自寥廓（脚下便是）（馬見路信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落雙鵰）鼻孔遼天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閉門不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

喚近前來。僧近前。（第二抅。恶水洗。觀音喝。）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這僧患聾好。）門乃云。還會麼。（何不與木分草料。當時好。）僧云。不會。（兩重公案。）門云。汝不是患啞。（端的啞。口吧吧地。莫道這僧啞好。）僧於此有省。（賊過後張弓。討什麼碗。）

玄沙參到。絶情塵意想。淨躶躶赤灑灑地。處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竪拂。患聾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如今人若作盲聾瘖啞會。平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中求。却須是會。佗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

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爲什麼也穿却。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諸訛在什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八十　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分開箇鋪席。隨緣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打草只要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呆。管取倒退二三千里。）患盲者。拈鎚竪拂。（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見在。）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物利生。未必聾在。）教伊說又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是那箇。）佛法無靈驗。誠哉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且作麼生接此人。不得。（風行草偃。）僧禮拜起。（這僧便打。）僧請益雲門。（也要諸方共知。）雲門云。汝禮拜着。（這僧患聾好。）門云。汝不是患聾。（端的聾。這僧患盲好。）復

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甚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玄沙云是藏云珪璨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着便與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得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又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已在言前。二段俱收。已明。已收一段了。此也恁麼自由。我也恁麼

上天下地正理

不留縱的蹤。師曠豈識玄絲聾一滿一立。當漢。大功不成。的聾。爭如獨坐虛窻下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計。一時打破深揑葉落花開自有時即今什麼時節。切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明日也從朝至暮

篇作離朱

玄絲一作絃絲

盲聾瘖啞查絕機宜。向什麼處索。還會麼。計較得麼。有什麼交涉。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瘖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查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眞盲眞聾眞瘖眞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搦。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

離婁莊子天地

離婁不辨正色。暗。黃。巧匠。

却不擘。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喫詬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泊。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云。晉平公也。善別五音六律。隔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窻下。葉落花開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佗葉落花開。葉落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垂示 一作岡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 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乘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一殺一船人。同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問。也要過好與一拶。巖云。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吾云。通身是手眼。總一跳不出斗柄。却成他未在。參作爺。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肠不着席。藥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

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勞神便棒兎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偏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偏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偏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絶情塵意想淨躶躶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即然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繢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久直向頭上行。須云偏身是（四肢八節。未是）通身是（順在一門上。有半遮。猶在窠窟裏。）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七則。不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些子。境界。將謂奇特。點）搏風鼓鬻四溟。水（些子。塵埃。將謂天下人不奈何。過）是何埃壒兮忽生。（重。扁舟人下一足脚。拈却著那裏。）那箇是麈兮未止（別。別。吹散了也。）截君不見（又怎麼去。）網珠毗（舊打蔔。）範影重重（大小雪竇作。遠箇去就可惜許。）棒頭手眼從何起（咄。賊過後得。又須。）咄（三喝。四喝。底是雪竇底是。後作麼生。）

偏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偏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

里。後句頌雲巖道吾哥特處云。展翅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你若太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太悲千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於是太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壒。分忽生那箇毫釐。分未止。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諭子。依前只在圈縢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諭。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諸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麼更着箇咄字。參

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諭。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甚明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六相俱該。但爲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況。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拔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麼更着箇咄字。參

髻鬆耳卓。朔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九十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家坐斷天下。頭用體作什麼。門云。蚌含明

月光吞萬象（即且正棒頭正眼一重）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用作什麼）門云（鬼子懷胎）（檢苦甄選）（是汝若爲下五字要下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鬼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鬼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檢處答這僧話）畧露些子鋒鋩（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珠）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鬼）子懷胎（此意亦無異）鬼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盤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橛（古人用作什麼）門云（鬼子懷胎）（檢苦甄選）（是汝若馬下五字要下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鬼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鬼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檢處答這僧話）畧露些子鋒鋩（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珠）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鬼）子懷胎（此意亦無異）鬼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盤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

一片虛（凝絕）謂情（擬心即差動念即乖）（隔佛眼也）（離不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須菩提）（老漢作什麼說使）（用這菩提也）倒退三千里（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也須是）（悟得）（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千戈已息天下大平）（還會麼）（打云）（闍黎喫得多少）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須得好（自然）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即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諭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

兩種猶如鏡上痕塵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任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絶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讃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讃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讃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讃難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道蚌含明月兎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爭奈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含玄兎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鬧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覻見在若要與智門雪竇同參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九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欠同生底麼試擧看

一九一 擧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好箇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少侍者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然是箇無孔鐵鎚可惜許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頭俱是說道理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什麼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認取好雪竇拈云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何用將錯就錯石霜云若還和尚卽無也道着鼻孔撞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認取好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認取好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草不蒙出手影漢不勞招雪竇拈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金輸不辨是草裏漢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兼身在內地好與三十棒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

人平生意氣作畧。又須得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萬境擬然。覩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鹽官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麽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霜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竇云。適來爲什麽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串云。

犀牛扇子用多時　過足。爲甚則涼過冬。則暖。人人具問着元來總不知　阿誰曾用

七恭切撞也

頭角重生是什麽　下。無風起浪　盡同雲雨去難追　蒼天蒼天。也是失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與頭角　在什麽處。向什麽處會。自己上天上會　請禪客各下一轉語　盬官猶在。問着。總不知。還道得麽

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人人有箇。犀牛

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也有一箇半箇。呵呵。也好推倒時有僧出云。大衆參堂去　賊過後張弓。被奪却也。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槍。雪竇喝云。拋鈎釣鯤鯨　鯨鯨。是大衆參堂去。是會不會。若會。道不會。道。釣得箇蝦蟆　蝦蟆。是不會爭解。恁麽。道。若道會。時。便下座　招得他。恁麽。賊過後張弓。佛果自徵此語云。又直問你諸人。且道。諸訛在什麽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

全得他力爲什麽。問着總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麽。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麽。着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麽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參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麽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麽道。拋鈎釣鯤鯨。只釣得箇蝦蟆。且道畢竟作麽生。諸人無事。試拈掇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實一王俱失。不是一回漏逗）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令不如是。隨他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枰倒人。文殊不是作家。

如是（親得）子。世尊便下座。（殺人。莫向秘人說。說向秘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抆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衆中。若有衲僧氣息。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藉。世尊良久。問被文殊一捺。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他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麽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他臨濟德山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枰倒人。文殊不是作家。）

家閩黎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一槌總不要參當機一句作麼生會道好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乃至彌勒王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人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三九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大光作舞莫謾殺人依舊恁麼來僧禮拜又恁麼則是恐錯會大光云這野狐精大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須知落處僧作舞依樣畫猫兒果然一拶一好一摑一好始得

一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翌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眞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爲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只管作舞遮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須出且道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

道是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避誰云黃葉是黃金（且作小兒啼得也無用處

曹溪波浪如相似（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行路無限平人被陸沈（過着活底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芽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添翼曹溪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沈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躡躡赤灑灑露地白牛

四十則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吨有甚閑工夫不可教山僧作兩頭三面去也若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鐵撅相似（吨自然非物（挨牛頭喫草更說什麼口頭聲色云何非汝（說你說我總沒交涉打云還見麼釋迦老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去腳跟下自家看取還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時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意道世界之相若不見吾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

時。卽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吾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見。直須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覷不殊（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什麽。一刀兩段。從來作者共名模）（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猶自少在）如今要見黃頭老（咄。這老胡。瞎漢在你脚跟下）刹刹塵塵在半途（脚跟下。蹉過了也。更教山僧還曾夢見什麽）

全象全牛覷不殊。衆盲模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象尾。若認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邊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卽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眞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硎。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瞖更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摸。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摸。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卽便

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刹刹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刹。一葉一釋迦。盡三十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壹 計切曰疾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着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躁躁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二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生焦穀不說如來有二種語

已是謗釋迦老子了

不道如來無語。猶自顛頂。早是七穿八穴。只是無二種語。周一曲者也。說什麼第

三四 種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好一拶。

慶云。聾人爭得聞

望空啓七花告。

八裂 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爭瞞得明眼人。裂鼻孔何止第二頭

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錯。邦較些子

保福云。喫茶去

領。復云。還會麼。暫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峯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名。能斷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鎖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

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與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聻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與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躶躶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處。辨箇得失無親疎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正是玅。

只得飲氣吞聲。

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着。在雪竇云。臥龍不鑒止水玅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著龍蟠。不見道玅水不藏龍。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驀頭一點。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道。什麼。二十一段不同。

處有月波澄。

孤舟獨自行。渺渺何處去。

來也稜禪客。

句賊破家。鬧市裏遭罪。

稜禪客。

三月禹門遭點額。

退已讓人。還覺寒。

毛卓豎。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未後却云。眞佛屋裏坐。這一句忒煞。即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畧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爲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未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鑪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麽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灵山會上無風起浪）神光照天地（千他什麽事。一寺看額。二十六時中走上走下。見兎放鷹。是什麽。閻黎便是）立雪如未休（傳虛萬人傳實。將錯就錯。阿誰曾見你來）何人不雕僞（入手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爲什麽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亘於霄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極群書。每嘆曰。孔老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參扣。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忖曰。昔人亦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自斷左臂。致于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爲易其名曰慧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高祖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傳於世。頼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立雪若未休。足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時

只成雕僞則是諂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爲什麽却引這因緣來用他麥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躁躁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餬餅子。三箇胡孫夜皷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

將樹反過也

金佛不渡鑪燦却眉毛天上唯我獨尊。人來訪紫胡

下漫漫又云來也

箇字不識字底貓兒也無。話會處。天下衲僧拂袖不得。只恐喪身失命。

戸版切明貌

牌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爲什麽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韛始得。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若會。得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其

何起恁麼殺物命又乃擊三下龐乃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裝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龐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龐神得何經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博士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無對師云曾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龐神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博互泥土是同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爲什麼道杖子忽擊着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水佛不渡火爲什麼却引破龐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絶得失情塵意想淨躡躡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

方絶唱雷奔電馳雲行雨驟傾湫倒嶽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則先世罪業消滅

道了也以今世人輕賤故

（九十四）

（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湯消冰水）

（放一線道也何妨）

（又且何本及末。向什麼處摸索。則得忍受。）

爲消滅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諭於法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諭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眞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絶知見淨躡躡赤灑灑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眞境一六時中放光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字即如今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轉重介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既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爭似直尒眞金剛般若性外絶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佛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尒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經者即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這箇唯是轉處此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卷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既靈即通既通即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見得徹去即是眞如忽未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眞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爲主爲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麽四邊諸訛不面玲瓏）有功者賞（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若無功時作麽生賞）胡漢不來（內外絶消息猶較些子）全無伎倆（展轉沒交涉何什麽處摸索打破漆桶來見伎倆）既無（休去歇去阿誰教他去歇去道）波旬失途（魔王破了也踏跳不見）瞿曇瞿曇（佛眼覷不見）識我也無（咄破了也）復云勘破了也（一棒一條痕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孔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何到這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麽處摸索至使諸天棒花無路魔外潛覷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廚前拋撒米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旬宮殿爲之振裂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饒波旬恁麽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點胷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道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麽處摸索復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劒貶上眉毛試請露鋒鋩看

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麽生是金剛寶劒當頭截始覺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西院遥見召云從漪（鐮鉤楷索了也）平舉頭（着兩）三（平行）兩步

漏（這不少這漢是則是爭奈靈龜曳尾）一日西院遥見召云（重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驢裏燈過始得劈腹剜心三平行三兩步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王賓外）

已是半前落後。這漢泥裏洗土塊子。西院又云錯（磨腹劍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不知似水入水。如金博金。）平前近前（依前不知落處。）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展轉摸索不着）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後箭深。）平云。從漪錯（錯認馬鞍橋。喚作爺下頷。似恁麼。）漪錯（錯認定盤星。果然不加霜雪上。）平休去（錯認軒知你鼻孔在別人手裏。）西院云。不知落處。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院壽常時。）西院云。貧兒思舊債。（思量不起。）平當時便行。（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衆云。貧兒思舊債。（思量不起。）平當時便行。（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衆云。（思量不起。）平當時便行。（似則似是則未是。）後住院謂衆云。貧兒思舊債

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參活一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薦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漪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賭不可未行脚時喫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擔禪透天下走破明眼人劄破一點也使不着雪竇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漆編一狀頭過）愛輕薄（也有些子。呵佛罵祖如麻似粟）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用處。方）

木不逗圓孔（閣黎與他同參）堪悲堪笑天平老（天下消僧跳不出）初悔行脚（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筆勾下（是什麼名言。雪竇已了也）錯（錯下什麼）西院清風頓銷鑠（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許你天下橫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猶較些子。雪竇錯何似天平錯。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及至向烘爐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

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麽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鍊。雪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九十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家君王大唐天子。也合無一憂辰。國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那一畔把手共行。猶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一付。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麽。葛藤却有出身處。醉後郎當愁殺人。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雖然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盧頂上行。始得。他却不薦。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忩忩。即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爲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辟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他黃檗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爲裴相國。葛藤忩忩。此豈不是善爲人師。思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爲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

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座忽然失笑乎。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之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乎。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偏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爲我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乎。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乎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爲什麼醉酒臥街乎。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

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閻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過樹空花水月南陽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

大唐扶得眞天子可憐生接得瞎衲僧齊什麼事曾踏毗盧頂上行

一切人何不徑直去。直得天下上座作麼生踏得毗盧頂上行。全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把定放行。天地之間更何物莊莊四海少知音。

已青淨法身

鐵鎚擊碎黃金骨暢快平生言前已在

思窟裏去那

不知誰入蒼龍窟三十棒。諸人鼻孔被雪竇穿了也。莫錯認自己

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頌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了也天地之問更何物直須淨躶躶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似三千利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剎一剎有一海。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地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沉沉　一作澄澄

番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爲

復別有長處試擧看

百擧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着月。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門接人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一箇作畧。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參句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着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絶情塵意想。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成仙體纖。蜀機鳳雛動驚覽。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藏難掘。顔回飢漢愁天雪。古槍筆直雷不折。雪衣石女蟠桃鉄。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

簟何參差。即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須云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凌弱。即飛劍取強者。是倚天照雪。斬則瞎。大冶兒磨礪不下。用煅煉作什麼。別有良工兮拂拭未歇。人莫能行。直饒干將出來也倒退三千里。別別。吡。有什麼別處。讓歎有分。珊瑚枝枝撐着月。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什麼處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後即當愁殺人。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凌弱。即飛劍取強者。所以宗師家眉藏寶劍。袖裏金鎚。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爲他語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爲他不當面揮來。却去僻地裏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

日慶藏主說到這裏豎手云還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級浪高魚化龍擬人猶犀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鑄爲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匿雄以雌進於楚王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問群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爲父報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聞山人也能爲子報父讎亦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亦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一本無此一段）雪竇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冶爐鞴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千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未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拏　（詒音待欺也）

拈提百轉舊公案　（倪結一切噁也）

却因一粒蘆吞蛇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十終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叢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圜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湜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流傳四方。或致踳駁。諸方且因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翠巖友無黨記

重刊圜悟禪師碧巖集疏

雪竇頌古百則。圜悟重下注脚。當示蒭林。永垂宗旨。經也。學人機鋒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無實殖。毀揉不傳。權也。此書諸佛正眼列祖大機兩經鉗鎚。一無瑕類。茲欲與大慧長書並駕同圜悟心要。無行揭果日。於迷途指南鍼於慧海。快然一覩。開彼群愚相與圓成。不無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歲便悟雲門睦州。可通是口頭三昧。二百年不見碧巖雪竇忽遺渠手下。一交怎忘得。与洛浪笑。莫斬却兒孫種草。隨人去。肺跟後轉誰下得鉤。龍鉤有箇具眼目底。未不着作繫驢橛。此事當如筏喻。他時自會筌忘。家々門戶透長安。前者乎後者憔悴。種々因緣歸大數。昔之慶今之興。莫怪山僧口多。終是老婆心切。不續東土書。安知西來意。一代宗風。罷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便有十分消息。持用文印續無盡燈。謹疏

今月 日臨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書。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奥。豈小補哉。老妙喜深患學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盾。可乎。今嵁中張居士。重為板行。果何謂哉。覽者宜自擇焉。大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淨日拜手謹書

圜悟禪師。評唱雪竇和尚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別出一隊。漏逗玄機。開演宗乘。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黙遷。昭旭趣而玄扃洞啟。圓蟾升而幽室朗明。豈淺識而能致極哉。後大慧禪師。因鑾勘而郵錄自挫。再鞠而納款。降曰。我碧巖集中記來。實非有悟。因慮其浚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心則一。豈有二哉。嵩中張明遠偶獲寫本。浚一冊。又獲雪堂刊本。及蜀本。校訂訛舛。刊成此書。流通萬古。使上根大智之士。一覽而頓開本心。直造無疑之地。豈小補云乎哉。延祐丁巳迎佛會日。徑山住持比丘。希陵拜書以為浚序。

儒門子貢極有功於東家。聖人籍令良馬見鞭影而奔。皆如瞳若乎後之顏子。吾聖師遊乎何言之天。久矣靈山會上。四衆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諸人罔措。獨迦葉尊者。微為之破顏。與吾教中。唯之外。口耳俱喪。同一頌徹懸悟。當時曾忝。不直下剖擊。忠怒之祕鑰。豈惟門人之惑。滋甚。千載之下。何以祛。一貫之迷雲乎。異時成都佛果圜悟老禪。笏夾山丈室。拈提雪竇頌古百則。其大弟子果上座。懼學人泥於言句。辜負從上諸祖。取老和尚舌頭一截。併付列焰煙而颺之。拉摧堆。自以巨壑太虛。投置毫滴。如古德德山。賣炙油糍婆。前此。疏鈔已埃冷而無餘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花落碧巖坡。如繡歷過去刼。死灰復然。不知何許。多葛藤。一一從嵩中張居士手栽。無影樹子上。全體敗露。直得般若無說。諸天雨花。百七八十年。衲僧驀地橫穿鼻孔。從前不曾嗅。底寶惠。一旦氷湧雲蒸。於八方四十千毛孔悉。普悉偏。可謂甚深希有。難值難遇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謂勤實經。果上座燬板。居士不當拾遺

燼而日月光景之故。受如是報。居士者疑其說。以質於予。謂圜悟門人人而果上座碧巖自碧。何得有說。果上座見月亡指。遂乃追亢古佛毒燄亘天倒却刹竿。不放一綫。彼未嘗識月者。誰將乘一指而示之或者又謂果上座火書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謂當果上座灼然秉炬時。煉得故紙通紅。何緣密室通風。老勤巴命門舌根。別自有不壞處。一星迸散明月空山。張居士那裏得這消息來把天然一段西蜀錦機依舊織作舊日花樣。意者主林神。陰為之地。訶護至今。料仏是狀書合出世。曰緣時節。清涼池上。針芥相逢。則書寫讀誦。為人演說之功。應獲殊勝福德。何況金石剞鏤展轉流布。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漢妄以情識卜度。居士緣其目前不足計拔之禍福亦以情識卜度之。是相隨赴火坑也。豈不冤哉。寔驗記沛國周氏三氏並瘖一日有客造門曰。君可內省宿衍。忽猛憶兒時見燕寔三子伺其母出各以一莢慕吞之。斯須共毆母還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曰。君既知悔責。罪今亦三子即皆能言。然則居士二子之病。風喪心。得無亦有可悔恨之事。談般若者。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居士能於此有省。繼無始刼來所造諸業當應悉消滅。即君二子之心疾。當如周氏三子之應。時能言可以不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覆藏徧界。若從果上座之說。萬年一念更留疎點。作麼向上禪林。無限尊宿有兩句。最端的。曰。任你。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後有謗如来正法輪者。君但應之曰。任汝說果上座底是。我只說勤老師底是。若不如是。即恐燎却面門。四百四病一時發矣。將如居士二子心疾何。不見古人道。養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學佛知恩。臨老懺悔。他日作家憑藉。跳出大六金身。不知還見勤老師真箇楊眉瞬目佛否。若還一句薦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狹又恐累兒孫。好雖然如是。且得沒交涉。是年延祐丁巳中元日。海粟老人馮子振題

碧巖集行于世者數版卷套多く到上學徒盛ニ笈ニ非便ニ
也故予欲減ニ小字縮行省紙冊ヲ有ニ年矣安政丁巳秋
篤信檀士鼎力捨貲喜資上木ニ即命ニ剞劂氏ニ事既ニ竣リ焉
喜捨刋梓製本賤價固予カ初志リ也若ニ夫碧巖曲節先哲
序跋義盡ス予何言乎簡省刻成故書ス于ニ簷亨於笑端ニ

濃國　秋水源嶽百拜謹書

明治廿七年六月廿二日印刷
仝　年六月廿八日發行

發行者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通二條下ル東生洲町二十番戸ノ内二号　河村參太郎
印刷者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通二條下ル東生洲町二十番戸ノ内一号寄留　太田多藏
發行所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通二條下ル　一切經印房

大賣捌所

京都　出雲寺文治郎
仝　河合卯之助
仝　大谷仁兵衛
仝　小川多右衛門
仝　興教書院
東京　森江佐七
仝　鴻盟社
仝　出雲寺萬治郎
名古屋　三浦兼助
仝　梶田勘助

一切經

卷數六千九百三十卷
冊數二千九十四冊
帙數二百七十五帙

大般若經六百卷帙入全部

外二假箱荷造代金二円二十錢〇端一卷ニ付五厘〇無帙各金三円引〇仝全部裏打中金襴表紙袋帙入金五十円增

卷摺大般若經六百卷帙入全部

帙入全部正價金四百五十円
外二金六円假箱代金四円荷造代

一切經中何レニテモ端板ヲ可致候

碧巖集　小本二冊　金四十錢　同六錢

極上等紺紙金泥外題正價金百五円
並上等白紙外題　正價金九十円

禪林句集　小本　金　同

一卷ニ付極上等金二十錢並上等金十七錢
打金二十五円增〇仝特別上等仕立天地金

無住國師妻鏡　一冊　金三錢　同二錢

三國七高僧傳圖會　一冊　金廿五錢　同六錢

說教自由辨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佛祖三經便蒙　一冊　金二十錢　同四錢

說教能作因第二　一冊　金　同

因果經和談圖會　一冊　金廿五錢　同六錢

錢眼禪師假字法語　一冊　金五錢　同二錢

觀音靈場記圖會　一冊　金廿五錢　同六錢

說教能作因第一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聖財集　附囊鏡　一冊　金二十錢　同四錢

霧海ノ南針　一冊　金廿五錢　同六錢

金剛經　大形一卷　金廿五錢　同四錢

大般若理趣分　大形一卷

妙法蓮華經　宮樣本　大形八卷

天台三大部會本　九十冊　金十四円

華嚴經疏鈔科文　三冊　金一円五十錢

原人論啓蒙鈔　大本二冊　金四十錢　郵稅八錢

華嚴經決疑論　二冊　金五十錢　同十錢

華嚴經香海集　一冊　金廿五錢　同六錢

楞嚴經圓通疏　十冊　金四円

弘法大師行狀記　一冊　金二十錢　郵稅四錢

興教大師真實傳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楞嚴咒　大形一卷　金十五錢　同四錢

二經合本　一卷　金三十錢　郵稅四錢

三經合本　一卷　金十八錢　同二錢

梵網菩薩戒經　一卷　金廿二錢　同二錢

五百羅漢名號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三千佛名經　一冊　金三十五錢　郵稅六錢
仝　折本　三卷　金九十錢　同十四錢

華嚴經玄談　九冊　金二円十錢

華嚴經疏鈔　五十三冊　金十五円

華嚴經合論　四十冊　金十円

法華經意語　一冊　金三十五錢　郵稅八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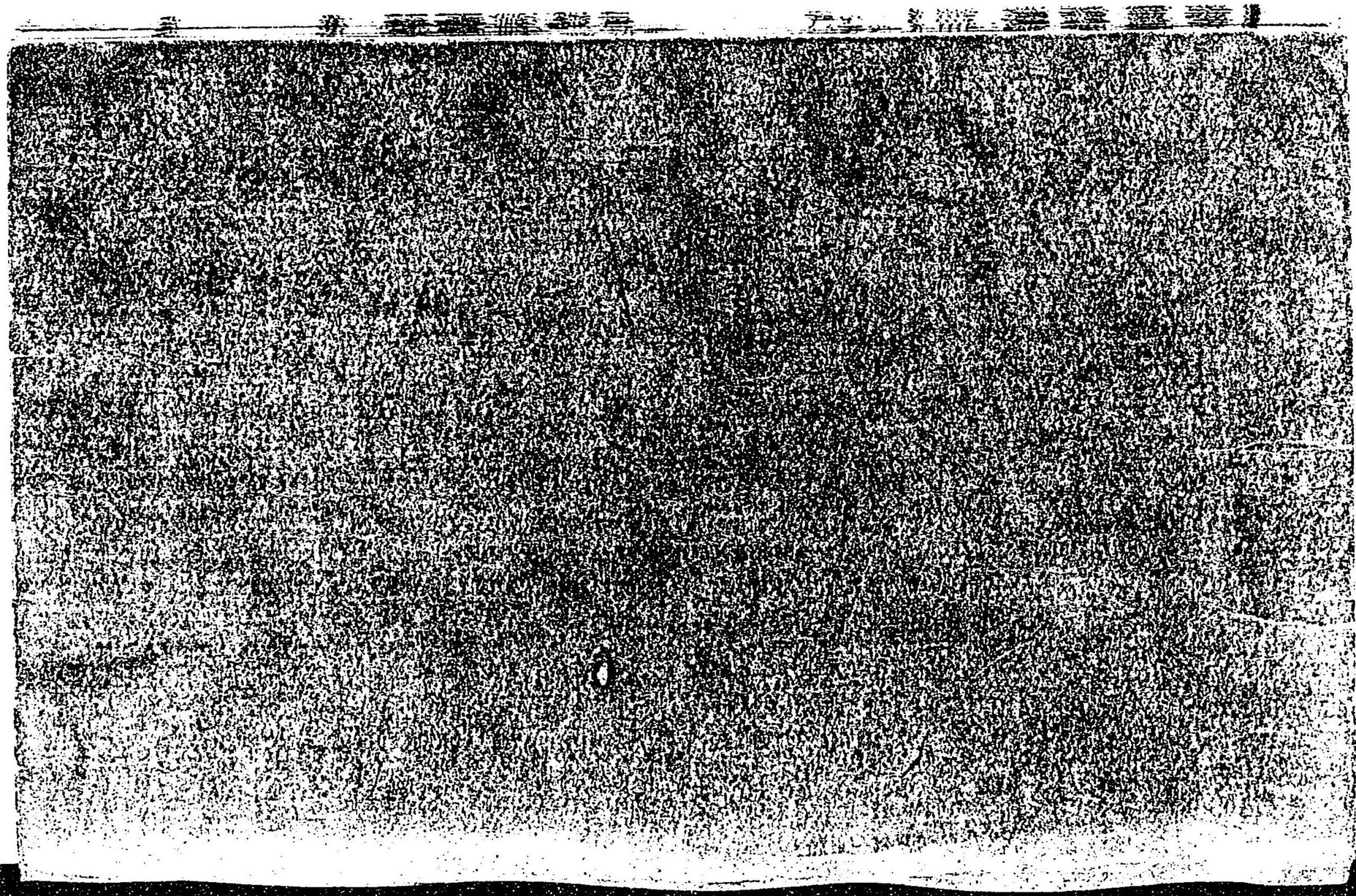
楞嚴經義疏　四冊　金二円五十錢

楞嚴經玄義　二冊　金六十錢

石門文字禪　十冊　金二円五十錢

66
132

瑯嬛叢書目

圓覺句釋正白　六冊　金一円廿錢
金剛疏記會編　十冊　金二円五十錢
楞迦參訂　四冊　金一円
五燈會元　廿冊　金六円
五燈嚴統　廿冊　金六円
護法録　五冊　金一円五十錢
心學道話叢書　一冊　金十五錢　郵稅四錢
百哲詩藻　一冊　金五錢　同二錢
凍槪家詩集　一冊　金二十錢　同四錢
歌ノ劔舞法　附劔舞歌集　金十錢　同二錢
普門品略解ノ圖　各二枚代金一錢
西國三十三所略解ノ圖　八厘郵稅二錢
釋尊御一代記ノ圖　百枚金一円五
弘法大師御一代記ノ圖　十錢郵稅十錢
隱元國師御一代記ノ圖
十六善神其他佛画御肖像画應御好

楞嚴經文句　十冊　金二円
法華會儀　十六冊　金三円
法華輪貫　一冊　金十五錢　郵稅四錢
法華釋義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法華綱宗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看命一掌金和解　一冊　金十五錢　同四錢
南屏燕語　二冊　金廿五錢　同四錢
歐蘇手簡　二冊　金三十二錢　同六錢
承陽大師御一代記ノ圖　二錢五厘　郵稅二錢
仝　大形　三錢五厘　同二錢
円光大師御一代記ノ圖　三錢五厘　同二錢
十六善神縮密ノ圖　七厘　同二錢
仝　心經入　五厘　同二錢
十三佛縮密ノ圖　七厘　同二錢
釋尊二祖　承陽円明　縮圖　五厘　同二錢